

喷香冒烟豆

凌泽泉

金风一吹,豆荚摇响了银铃,山芋撑破了田垄,花生挤破了地皮,稻穗笑弯了腰,柿子涨红了脸……

饱满的秋天,田野里到处都鼓胀着成熟的喜悦,这都逃不过孩子们的目光。

村里的孩子下午放学早,放鹅、放牛的活儿,自然落到了他们身上。将鹅赶到冈头上吃青,将牛拉到山坡上啃青,孩子们丢下放鹅竿,将牛绳绕到牛角上,扎猛子一般扎成一堆,商量着烧冒烟豆去。

先去山上的松林里抱上几抱松毛,又折回来几捆树枝,再去田间抱上几抱稻草,烧冒烟豆的燃料总算备足。

有人溜进豆荚地,将外套脱下铺在地上,然后从枯黄的秸秆上捋下一把把饱鼓鼓的豆荚,包进外套里。有人下到花生地,挑一块花生秧长得茂盛的地块下手,双手抓住花生秧,猛地向上一提,一嘟噜麻脸花生便从泥里拔出,抖去根部的泥土,一摘就是一大把,塞进了裤口袋。还有人摸到了山芋地,用手去扒,仅能晃动些小土块,只得四处寻找工具。折一节树枝插进地缝,用力一掰,“扑”的一声断了,又拿来放鹅竿,用粗的那一头插进土里,没能撬开土块,还差一点把竹竿折断。不知是谁找到了几块大瓦片,一点一点地往下挖,终于看到了山芋粉嘟嘟的脸,挖的劲头更足了,不大一会儿,几只胖乎乎的山芋便捧在了手中。掰玉米是轻松的活儿,只需专挑那些粗壮的玉米棒下手。

“嗤……”火柴擦着了,松毛被点燃,再将蒿草添上去,待火势旺起来之后,压上树枝,一股股黑烟“腾”地升起,呛得孩子们流出了眼泪。他们揉揉眼,将花生、豆荚、山芋、玉米棒一股脑儿埋进火堆里,一边用木棍挑着柴火,防止压得太实而熄火,一边不停地往火堆里添加柴草。

秋空如洗,一缕狼烟从地头冒出,向天空进发,裹挟着新成熟的果实香味儿,向白云报告着秋天的丰腴,向村庄传播着丰收的喜讯。

如果说烧冒烟豆是泄露秋天收获的前奏,那么孩子们便是秋天果实的尝鲜者,他们比成年人更迫不及待地深入到秋的深处,去亲手叩击果实的门扉,并用火一般的热情去体味果实的原香。

烟渐渐淡下去,围着火堆的孩子们,头发上落了一层灰白色的烟

灰,但笑容却写在了他们的脸上。余火未熄,已有人用树枝在拨拉着厚厚的一层烟灰,每拨拉一下,都有收获。几粒黄豆炸开外衣滚落出来,几颗黑乎乎的花生躺在灰中,山芋灰头灰脑地裹在烟灰里,玉米棒上面密布着黑乎乎的玉米粒。

抢过一只山芋的孩子,双手被烫得不知往哪儿放,把山芋从左手换到右手,又从右手换到左手,嘴里还不停地对着山芋吹着凉气,交替换手多次后,山芋不再烫手了,这才撕开黑乎乎的山芋皮,一股喷香夺皮而出,馋得他涎水直流,猛地咬上一口,又烫得牙齿要搬家。

灰里像是藏着无数个宝贝,一拨拉便惊喜不断,孩子们抢着吃着,十指被染得漆黑,人人都吃成了大花脸,他们吃着乐着,根本没在意太阳已悄悄溜到山那边。



秋原

李海波 摄

直吃得天快要与灰一般黑,他们才想起冈头上的鹅、山坡上的牛,赶忙分头去找,庞然大物的牛,早已腆着饱肚躺在草地上不停地反刍。那一群白鹅却不见了踪影,吓得放鹅的孩子大哭,伙伴们赶过来,满冈都找遍了,没有,河沟也搜过了,也没有。

暮色罩下来,一切都已朦胧,那一群白鹅莫不是随太阳翻到山的那一边去了?

放鹅的孩子一路哭着向家里赶,伙伴们也为他找不到鹅而担惊受怕。

前脚刚进村,夜色后脚就跟着来了,家家户户已掌上了灯,放鹅的孩子刚走到家门口,惊见门前的场地上,一只只白鹅蹲在地上,把头插进翅膀里正呼呼睡大觉呢。

接出门来的孩子娘嗔怪道,天黑了,鹅都知道回家,人却忘了回家。怪就怪冒烟豆太香太好吃,要不是烧冒烟豆,也不会找鹅找得急哭了,是不是?

大伙儿听了,都捂着嘴笑,殊不知,黑乎乎的手指把嘴唇涂得更黑了,无形中更暴露了烧冒烟豆的事实。

那放鹅的少年就是我。

又到了果实累累的秋日,真想邀昔日的伙伴一道,再去田间地头,烧一回喷香的冒烟豆。

回家的路不遥远

丁迎新

今晚又挣了一百!这个月的生活费不需要家里给了。

我怀抱着吉他,高兴地数着钱,然后装进口袋,在上面按了按,跨上自行车,准备返回学校。

能为我唱首歌吗?

隐隐约约,我听见有人说话。左右看了看,一溜大排档上几乎没有了人,只有街边有些阴暗的角落里好像有个人影。我听错了?再跨上自行车,准备走。

能为我唱一首吗?

这回听真了,是有人在对我说话,就是角落里的那个人影。我拉着自行车,小心地靠近。噢,是个乞丐,难怪。白头发白胡子,够老的。身上有些味道,刺鼻得很,我捂着鼻子和嘴巴。他手伸着,枯瘦得像根柴,手指窝着,还在颤抖,手心里是零零散散一小叠一元

得行云流水,钱拿得也心安理得。可接连几天都是如此,我有些动摇了,那么老的老人家,还是个乞丐,不会有什么隐情吧?

恰逢周日,我决定今晚不卖唱,盯着他,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乞丐。他只是窝在那,跟前放个破铁皮饭盒,从不叫喊哭诉,也不缠着过来过去的人,主动给钱的很少,一晚上下来,好像只有几个硬币投在他的饭盒里。

是货真价实的乞丐?他弓着苍老的身子,缓慢地起身,准备离开了。干脆,继续跟着他,看看他住在哪。拄着木棍,一步三晃,晃了老半天,竟然是一个桥洞下。我的心有些酸酸的,快快地回了学校。

把钱还给他?突然间,我有了这个想法。赚他的钱,我心不安的。可他会要吗?想来想去,没想明白。

第二天晚上,我继续到龙虾一条街唱歌,奇怪,怎么没看到他呢。唱了几首,怎么也没有激情,注意力也不集中。我撤了出来,骑上自行车,来到他住的桥洞下。

只见他躺在那,一动不动,我伸手在他的脸上探了探,很热。

老人家,您感冒了?

老人睁开眼,看见是我,眼底闪过一抹光亮。缓缓坐起身,幽幽地说:没事,习惯了。你怎么来了?

我来给你唱歌呀。不收钱的。

老人望着我,又有一抹光亮闪过,再闪过。我调了调弦,开始唱:

“我走在清晨六点无人的街/带着一身疲倦/昨夜的沧桑匆忙,早已麻木/……我不在乎有没有梦里的天堂/握在手心中的票根是我唯一的方向/回家的感觉就在那不远的远方……”

老人在哭,伤心地哭。我停住了,问老人:我能听听您的故事吗?老人的哭声慢慢减小,长长地出了口气,然后开始讲述。

老人家在北方,一直无儿无女,老伴去世后,在家待不住,就离开家出外讨生活。从北方到南方,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走,十几年了,跨越了好几个省,有几千里了,想家了。想到老伴的坟上去看看,草该多深了;地早就荒了,茅草成林了;老屋只怕已经倒了,乡邻们不知道可认得自己了。这辈子,还能活着回家吗?

我是含着泪离开老人的,没骑自行车,一直推到了学校。想了一晚,我有了个主意。

第二天,我召集来几个要好的同学,借来学校的架子鼓、电子琴等乐器,在街头拉起一个横幅,上面写道:给回家一条路!!!

我们的义演非常成功,场面也让我们很感动。好心人还是很多的,比我想象中多得多。我,还有一大帮同学们,为一身新衣的老人买好回家的车票,装上满满一包吃食,再把一叠钞票郑重地塞进老人的口袋,把老人送上了动车。

动车启动了,我看见一张苍老的脸贴在车窗上,拖着两行汹涌的河,像一张美丽的窗花!

